

歧 路

一種悵惱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。他沒精打采地走回寓所來，將要到門的時候，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馳，在今朝却是十分無力。他的手指已經搭上了門環，但又遲疑了一回，回頭跑出弄子外去了。

靜安寺路旁的街樹已經早把枯葉脫盡，帶着病容的陽光慘白白地照在平明如砥的馬路上，洒在參差競上的華屋上。他把帽子脫了拿在手中，在

脫葉樹下行走。一陣陣自北吹來的寒風打着他的左鬚，把他蓬蓬的亂髮吹向東南，他的一雙充着血的眼睛凝視着前面。但他所看的不是馬路上的繁華，也不是那些磚紅雪白的大廈。這些東西在他平常會看成一道血的宏流，增漲他的心痛的，今天却也沒有呈現在他的眼底了。他直視着前面，只看見一片混茫的虛無，由這一片虛無透視過去，一隻孤獨的大船在血濤洶湧的黃海上飄盪。

——啊啊，他們在船上怕還在從那圓圓的窗眼中回望着我呢。

他這麼自語了一聲，他的眼淚湧了出來，幾乎脫眶而出了。

船上的他們是他的一位未滿三十的女人和三個幼小的兒子。他們是今朝八點五十分鐘纔離開了上海的。

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師的女兒，七年前和他自由結了婚，因此這受了破門的處分。他在那時只是一個研究醫科的學生。他的女人隨他辛苦

了七年，並且養育了三個兒子了，好容易等他畢了業，在去年四月纔同路回到了上海。在她的意思以為他出到社會來，或者可以活動一回，可以從此與昔日的貧苦生涯告別，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他回到上海，把十年所學的醫學早拋到太平洋以外，他的一副聽診筒因為經年不用，連橡皮管也塞塞得不通氣息了。上海的朋友們約他共同開業，他只謊說沒有自信。四川的G城有赤十字會的醫院招他去當院長，他竟以不置答覆的方法拒絕了。他在學生時代本就是浸淫於文學的人，回到上海來，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，刊行了一兩種關於文學的雜誌，在他自己雖是借此可以消澆幾多煩愁，並且在無形之間或者也可以轉移社會，但是在文學是不值一錢的中國，他的物質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種子落在石田，完全沒有生根茁葉的希望了。他在學生時代，一月專靠着幾十元的官費還可以勉強糊口養家，但如今出到社會來，連這點資助也斷絕了。他受着友人們的接濟，寄居在安南路上的的一個弄子裏，自己雖是恬然，而他的女人却是

如坐針氈。兒子也一天一天地長大了，愁到他們的衣食教育，更使他的女人幾乎連睡也不能安穩。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爭論，說他爲甚麼不開業行醫。

——行醫？醫學有甚麼！假使我少學得兩年，或者我也有欺人騙世的本領了。醫梅毒用六〇六，醫瘧疾用金雞納霜，醫白喉用血清注射，醫寄生蟲性的赤痢用弄美清，醫急性關節炎用柳酸鹽……這些能够醫病的特效藥，屈指數來不上雙手，上海的如蠅如蟻的一些吮癰舐痔的寄生蟲誰個不會用？多我一個有甚麼少我一個又有甚麼！

——醫學有甚麼！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，只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。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，只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。醫學有甚麼！有甚麼！教我這樣欺天滅理地去弄錢，我寧肯餓死！

——醫學有甚麼！能够殺得死寄生蟲，能會殺得死微生物，但是能够把培養這些東西的社會制度滅得掉嗎？有錢人多吃了兩碗飯替他調點健胃散，沒錢人被汽車軋破了大腿索性替他斫斷，有槍

有械的魔鬼們殺傷了整千整萬的同胞，走去替他們調點膏藥，加點裹腳……這就是做醫生們的天大本領！博愛？人道？不亂想錢就夠了，這種帳子我不願意打！……

他每到激發了起來的時候，答付他女人的便是這些話頭。

他女人說：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遷就些。

他說：要那樣倒不如做强盜，做强盜的人還有點天良，他們只搶的是富有。

他女人說到兒子的教育時，他又要發一陣長篇的議論來罵倒如今的教育制度，罵到如今資本制度下的教育了。

他的女人沒法，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將近一年，但是終竟苦於生活的壓迫，到頭不得不帶着三個兒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。他的女人說：到日本去實習幾個月的產科，再回上海來，或者還可以做些生計。兒子留在上海，也不能放心，無論如何是要一同帶去的。他說不過他女人堅毅的決心，只得勸她等

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友人，決計在今天一路回去。

爲買船票及預備旅費，昨天忙了一天，昨夜收束行裝，又一夜不曾就睡。今晨五點半鐘雇了兩隻馬車連人帶行李，一道送往滬山碼頭上船。起程時，街燈還未熄滅，上海市的繁囂還睡在昏朦的夢裏。車到黃浦灘的時候，東方的天上已漸漸起了金黃色的曙光，無情的太陽不顧離人的眼淚，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。孩子們看見水上的輪船都歡叫了起來。他們是生在海國的兒童，對於水與輪船正自別饒情味。

——那些輪船是到甚麼地方去的呢？

——有些是到揚子江裏去的，有些是到外國去的。

——哦，那兒的公園我們來過。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兒呢？

——遠遠呢，到滬山碼頭還要一會兒。

他同他的大兄對話着，立在他的膝間的二兒說道：我不要到日本去，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。

——二兒，你回日本去多採些金蚌壳兒罷，在

那海邊上呢。爹爹停一晌要來接你們。

——唔，揀金蚌壳兒呢，留下好多好多沒有揀了。

他一路同他兒子們打着話，但他的心中却在盤旋。一個年輕的女人帶着三個兒子到日本去，還要帶些行李，上船下船，上車下車，這怎麼能保無意外呢？昨天買船票的時候，連買票的人也驚訝了一聲。啊，別人都還要驚訝，難道我做丈夫做人父親的能够漠然無情嗎？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。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。從上海到長崎，三等艙只要十塊錢，送他們去，攔幾天回來，來回也不過三四十塊錢。啊，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。在船上去補票罷。是的，在船上去補票罷。……但一回頭又想起他同朋友們辦的一些雜誌來了。那些雜誌每期要做文章，自己走了之後朋友們豈不辛苦嗎？有那三四十塊錢，他們母子們在日本儘可以過十天以上的生活了。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國艱難，想來也不會出甚麼意外。好在同船有T君照顧。我還是不能去。唉，我還是不能去。——輾轉反覆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這

些問題。他決下心不去了，但又接想到路上的艱難，又決心要去。從安南路坐到滙山碼頭，他的心機只是轉幹。他的女人抱着一個纔滿週歲的嬰兒坐在旁邊，默默不作聲息。嬰兒受馬車的震搖，起初很呈一種驚詫的氣色，但不久也就像在搖籃裏一樣，安然地在他母懷中睡熟了。

坐了一個鐘頭以上的光景，車到滙山碼頭了。巍然的巨船橫在昏茫的黃浦江邊，尾牆上現出白色的『長崎丸』三字。碼頭上還十分悄靜，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步外，還不見乘客的踪影。同路的朋友也還沒有來。上了船，把艙位看定了之後，他的心中還在爲去留的問題所擾。孩子們快樂極了，爭爬到艙壁上去透過窗眼看水，母親親手替他們製的絨線衣裳，掛在壁針上幾次不能取脫。最小的嬰兒却好像和他惜別的一樣，伸張起兩隻小手兒，一捏一捏地，口作呀呀的聲音，要他抱抱。他接在手中時，嬰兒抱着他的頸子便跳躍了起來。

——日本的房屋很冷，這回回去不要顧情，炭費應該多燒一點火盆。他這樣對他的女人說。

她的女人也撫着她自己的手，好像自語一般地說道：這回回去，自己挽水洗衣燒火煮飯，這雙手又要龜裂得流出血了呢。

——這回回去，無論如何是應該雇用女工纔行。十塊錢一個月總可以雇到罷？

——總可以雇到罷。女人的眼眶有點微紅了。——聽說自從地震以後，東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錢只要有宿食便來上門了的。但是福岡又不同，工錢以外還要食宿，恐怕二十塊錢也不夠用。

——我在上海總竭力想法找些錢來，……他這麼說了一半，但他在內心中早狐疑起來了。找錢？錢却怎麼找呢？還是做文賣稿？還是掛牌行醫？還是投入上海Zigoma團去當強盜呢？……

——福岡還有些友人，一時借貸總還可以敷衍過去。我自己不是白去遊閑的，我總還可以找些工作。

——放着三個兒子，怎麼放得下呢？

——小的背着，大的儘他們在海上去玩耍。總比在上海好得多呢。……

船上第一次鳴鑼送行的客人上岸了。他的女人伸長過頸子來，他忍着眼淚和比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。他和孩子們也——接吻過了，把嬰兒交給了他的女人。但是同行的 T 君依然不見，他有幾分狐疑起來了，是起來遲了？還是改了期呢？動身的時候，悔不曾去約他。他跑出艙來看望。

T 君的船票，是他昨天代買的，現刻還存在他的手中。他一方面望 T 君快來，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來時，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兒們回去。走出艙來岸上送行的人已擁擠了，有的脫帽招擺，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搖轉的。遠遠望去，一乘馬車，剛好到了碼頭門口。啊，好了！好了！T 君來了！車上下來的果是 T 君。他招呼着上了船，引去和他的妻兒們相見了。船上又鳴起第二次催人的鑼來。我怎麼樣呢？還是補票嗎？還是上岸去呢？他還在遲疑。他女人最後對他說：我們去了，你少了多少贅累，你可以專心多做幾篇創作出來，最好是做長篇。我們在那邊的生活你別要顧慮。停了幾月我們還要轉來。櫻花開時，你能來日本看看櫻花，轉換心機

也好。

他女人的這些話頭，突如其來，好像天散一樣。七年前最初戀愛時的甜蜜的聲音，音樂的聲音，又響徹了他的心野。在他心中便狂叫起來：哦，我感謝你！我感謝你！我的愛人！你是我的 Beatrice！你是我的 Beatrice！你是我的！長篇？是的，最好是做長篇。Dante 爲他的愛人做了一部『神曲』，我是定要做一篇長篇的創作來紀念你，使你永遠不死！啊，Ava Maria！Ava Maria！永遠的女性！……他決心留在上海了。他和 T 君握手告別，拜託了一切之後，便毅然走出艙來。女人要送他，他也叫她不要出來，免惹得孩兒們流淚。

幾聲汽笛之後，黃浦江面已經起了動搖，輪船已漸漸掉頭離岸了。他等得 T 君的身影漸漸不能看見了，纔興冲冲地走出碼頭。啊，長篇創作！長篇創作！我在這一兩個月之內總要弄出一個頭緒來。書名都有了，可以叫着“潔光”。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見的時候，她的眉間不是有一種聖潔的光輝嗎？啊，那種光輝！那種光輝！剛纔不是又在她的眉間

盪漾了嗎？Ava Maria, Ava Maria！……永遠的女性！…… Beatrice ……“潔光”……他直到走上了電車，還隱隱把手接吻了一回，投向黃浦江裏去。

長期的電車把他心中的激越漸漸緩和，給予他以多少回想的餘暇了。他想到他歷年來的飄泊生涯，他也想到他歷年來的文學成績。啊，我的生活意識是太曖昧了。理想的不能實行，實行的不是理想，逡巡苟且，過偶了大好的光陰。我這十年來，究竟成就了些甚麼呢？醫學是不用說了。雖然隨着一時的衝動做過些詩文，但那是甚麼東西呢？自己的技能有那一樣能够足以自恃？自己的文章有那一篇能够足以自慰呢？啊，慚愧！慚愧！真是慚愧！我比得甚麼Dante，我比得甚麼Dante！我是太誇誕了！太無恥了！啊，我是……他這麼想着，又好像從燦爛的土星天墮落下無明無夜的深淵裏。他女人對於他的希望，成了他沒大的重担。他自己對於他女人的心期，又成了精衛的微石了。他的腦精沉重得不堪，心裏熾灼得不堪，假使電車裏沒有人，他很想抱着頭痛哭了起來。

這種自怨自艾的心情本來是他數年來的深刻的經驗。他從事文筆的生涯以來，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觸得愈多，他感覺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。他感覺着自己的生活太單純了，自己的表現能力太薄弱了。愈感不足，他愈見燥煩，愈見燥煩，他愈見自卑。直到他現在，幾乎連筆也不能動了。自己做的東西究竟有甚麼存在的價值呢？一知半解的評論，媒婆根性用翻譯，這有甚麼！這有甚麼！同情我的人雖說我是天才，痛罵我的人雖也罵我是天才，但是我有甚麼天才在那兒呢？我真醜死！我真醜死！我還無廉無恥地自表孤高，啊，如今連我自己的愛妻，連我自己的愛兒也不能供養，要讓他們自己去尋生活去了。啊啊，我還有甚麼顏面自欺欺人，忝居在這人世上呢？醜陋！醜陋！庸人的奇醜，庸人的悲哀啊！……他想起 John Davidson 的一首詩來。詩中敘述一位貧苦的音乐家，因為飢寒的緣故把他最愛的妻兒都死掉了，他抱着皮包骨頭的他妻子的殘骸，悲痛地號哭道：

We drop into oblivion,

And nourish some suburban sod ;

My work this woman, this my son,

Are now no more ; there is no God,

這節的意思是：

我們滴落在忘却之中，

同去培養那荒外的焦土：

我的作品，我的妻，我的這個兒，

都已沒了；誰說有甚“天主”

他應着電車的節拍，默念起這節詩。他覺得好像是從他心坎中自然流出的一樣。但是他又一回想，他自己究竟沒有這音樂家的真摯。音樂家有他的作品足以供人紀念而世人湮沒了他，他可以埋怨世人，埋怨上帝，但他自己有甚麼資格足以埋怨人，足以埋怨一切呢？自己的妻兒是由自己拋撇了的，怨不得天，怨不得人！音樂家有抱着他妻子的殘骸痛哭的真情，悲痛之極終竟隨他的妻兒長逝了。而他自己不是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馳？妻子向東，他自向西，妻子在飄渡苦海，他自己却是留在這兒夢他自己力所不能達的彼岸嗎？他一想到這兒，他

又後悔不曾送他的妻兒回去。我爲甚麼不在船上補票？我爲甚麼不去和他們同樣受苦呢？啊，我這自私自利的小人，我這責任觀念薄弱的小人！……

一種愴惱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。他儘滾滾的電車把他拖過繁華的洋場，他就好像埋沒在坟墓裏一樣。他沒精打采地走回他的寓所，但他的寓所好像一座死城，好像有甚麼比死還厲害的東西埋伏着在的光景。他掉頭跑出弄子來，跑到這靜安寺路旁的街樹下驢走着了。他的充着血的眼睛仍然監視着前面，街面上接連的汽車咆哮聲都不曾驚破他眼前的幻影。他走到滄洲別墅轉角處便佇立住了，凝視着街心的路標燈不動，這是他的兒子們平時散步到這兒來最愛留心注視的。他立了一回，無意識地穿過西摩路南走，又走到福照路上來。走到聖智大學附近，他又驕然佇立着了。去年夏秋之交的時候，有一次傍晚。他曾引他的兩個大的孩子散步到這兒來，一隻瓦雀突然從洋梧桐上跌下，兩個孩子爭前逐捕，瓦雀終竟被他們捉着了。他那

時曾經做過一首詩，此時又盤旋上了他的腦際。

橙黃的新月如鉤，已在天心孤照，
手攜着我兩稚子在街樹之下消遙；
雖時有涼風颭人，熱意猶未退盡，
遠從人家的牆上，露出一片的夕照如焚。
失巢的瓦雀一隻驀地從樹枝墮墜，
兩兒欣欣前進，張着兩手追隨。
小鳥曳立悲聲，撲撲地在地面飛遁，
使我心中的絛索也隱隱咽起哀鳴：
『嬌小的兒們呀，這正是我們的徵象，
我們是失却了巢穴，飄泊在這異鄉，
這冷酷的人寰，終不是我們的住所，
爲避了們的弓彈，該往那兒去躲？』
無知的兒們尚未解人生的苦趣，
仍只欣欣含笑，追着小鳥飛馳。
我也可暫時忘機，學學我的兒子
不息的鳴蟬，爲甚只死呀死呀地悲啼？

他倚着街樹謳吟了一回，念起昔日清貧的團
圓遠勝過今日淒切的孤單，他的眼淚如像噴泉一

樣；忍勒不着傾瀉下來了。在這時候，他真覺得茫茫天地之中只賸了他孤另的一人，四面的人都好像對他含着敵意，京滬的報章上許多攻擊他的文章，許多批評家對於他下的苛刻的言論，都一時湧湧了上來。一種親密的微笑從面前飛過的一乘汽車的輪下露出，暴屍在上海市上，血流了出來，腸爆了出來，眼睛突露了出來，腦漿迸裂了出來，那倒痛快，這倒痛快。那時候儘一些幸災樂禍的人們來看熱鬧，我可以長睡而不惱。……但是妻子們的悲哀是怎麼樣呢？朋友的失望是怎麼樣呢？她怕我受累贅，纔帶着兒子們走了，她在希望我做長篇呢。每週的雜誌。也好像嗷嗷待哺的雛鳥一樣，要待我做文章呢。這是我死的時候嗎？啊，太 Sentimental 了！太 Sentimental 了！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個活着的死屍跑到日本去的。是我的女人在我這死屍中從新賦與了一段生命。我這幾年來並不是白無意義地過活了的。我這個生命的炸彈，不是這時候便可以無意義地爆發。啊，妻兒們怕已過了黃海了，我回去，回去，在這一兩個月之內我總要把，潔光，表現